

官員迷惘 古蹟遭殃

■ 黃智慧

日昨參加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「文化資產保存三十週年論壇」，當天與談人士的文章沒有一篇談到有關日式屋宅的保存問題，廖局長卻屢次突兀發言，表示他反對日式屋宅的區塊性保存。同樣地，在欠缺文脈底下，他卻又沾沾自喜地表示，他最近大力促成了寶藏岩眷村的區塊性保存。

廖局長一開始就宣稱，他今天是以學者廖教授的身分發言，而不是以文化局長的身分發言。因為這樣的自我解了套，他以為可以痛快的暢所欲言。然而，很荒謬的是，這位廖教授卻不必和其他學者一樣，連一篇文字稿也不用繳交，最後一躍變身為文化局長，為當天論壇進行「一言堂」式的總結。這一場嚴重的「公私混淆」，角色變幻自如的戲碼，真令台下觀眾嘆為觀止。

論壇舉行當中，放映了一部公視拍攝的「台北市古蹟保存」短片，片中廖局長儼然一副台北市古蹟捍衛者的模樣，說：「只有古蹟才能給台北市帶來文化豐富多層的樣貌」。這句話猶言在耳，廖局長卻請來漢寶德說：「以台北市來說，一個歷史在百年左右的城市，已指定一百數十座古蹟，太過浮濫」的驚人語，我不禁懷疑自己的耳朵，原來在號稱建築大師的眼中，台北市的歷史只有區區百年之短，而其古蹟的指定，是有數量上限的！照著這樣的邏輯，那麼有五百年歷史的城市，才配擁有五百處古蹟？有一千兩百年歷史的京都，才有資格成為世界遺產嗎？

到底是和那個城市評比，台北市的古蹟太過浮濫？從頭到尾聽下來，廖局長對於所謂「太過浮濫」的古蹟開鑿對象其實只有一個——那就是日本殖民時期建築物，不論是公共建物，還是民宅宿舍群。他不斷地教育台下觀眾，不要忘記日本侵略亞洲的罪惡歷史。所以，在台北市殖民者留下的建築物，也最好予以鏟除為後快。像這種把「侵略」和「殖民」混同為一談的錯亂思考，是否表示廖教授未免也已遠離學術太久？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）